

WHITE NIGHT



白·夜

No.1

三 石 主编

一本贯通亚欧文化的生活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白 · 夜

三
石
主
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夜 / 三石主编. -- 哈尔滨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316-7852-6

I. ①白… II. ①张… ②于… ③李… III. ①杂文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6040号

总策划：曲柏龙 赵 力 三 石

出 品：果戈里书店

白·夜

BAI YE

三 石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磊 于 冰 李蕙萌

监 制 张声辰 韩 丽

封面设计 张 慰

责任校对 唐彦伟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邮编150001)

印 刷 黑龙江远东联达教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7852-6

定 价 59.00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www.hljep.com.cn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www.dbw.cn)

如需订购图书，请与果戈里书店联系。联系电话：0451-8263181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451-51993505

CONTENT 目录

专题

不再寻找，心灯已亮
003

飞翔的圣徒
009

从圣伊维尔教堂到圣母安息教堂
043

圣尼古拉大教堂的前世今生
049

圣索菲亚教堂纪事
058

索菲亚教堂广场的空间想象
076

生活在教堂之城的记忆
081

骄傲贵族与静默移民
090

笔尖下的教堂
099

CONTENT 目录

哈尔滨现存教堂地图

104

人物

一人一城一平生

108

哈尔滨历史文化的共生性和多元化

121

影像

海参崴，海参崴

140

文本

伊甸园是一座教堂的形状

178

果戈里大街见闻三则

181

索罗钦集市

187

FEATURE 专题

不再寻找，心灯已亮

飞翔的圣徒

从圣伊维尔教堂到圣母安息教堂

圣尼古拉大教堂的前世今生

圣索菲亚教堂纪事

索菲亚教堂广场的空间想象

生活在教堂之城的记忆

骄傲贵族与静默移民

笔尖下的教堂

哈尔滨现存教堂地图



不再寻找，心灯已亮

◎三 石

喜欢哈尔滨这座城市，因为这里有林立的教堂，而我，有着不同寻常的教堂情结。

我那金陵神学院毕业的外祖父是一名基督教牧师，外祖母自金陵女大毕业后便随外祖父一起，被分配到一个县城传教，他们在那建造了被当地人视为唯一一座高楼的教堂，外祖父在教堂传道，外祖母弹琴唱赞美诗。“文革”时，他俩被定性为“反革命”，教堂被洗劫一空，惨遭拆除。

从小听外祖母和母亲讲述教堂里发生的那些故事，我便在心中不停地猜想这座早已不复存在的教堂的模样。可惜，至今没有能找到这座教堂的老照片。原来是教堂的地方后来建了一座“工人电影院”，于是，它便成为我少年时代定点的影院，我总希望坐在其中能体味到外祖父、外祖母的气息。

我去过很多国家大大小小的教堂，感受墙壁上那岁月润浸如玉的光泽，体味那安详静谧的气息，欣赏那光与色装点出来的金碧辉煌。我习惯在那些著名的教堂里购买一本介绍教堂的画册，回家后，我会反复欣赏教堂中的艺术，从绘画、雕塑、玻璃、符号等角度深度阅读教堂。

1997年，我第一次来到哈尔滨，便很幸运地赶上修复后的索菲亚教堂向市民开放的第一天，冥冥中我与这座教堂之城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次，一位有着俄罗斯血统的司机带着我参观了众多已经修复以及还埋没在民宅中的老教堂。我凝视着那一座座巴洛克、拜占庭、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心中不断描绘着的那座县城小教堂的模样，它似乎越来越清晰了。后来，我每次来到哈尔滨，最大的乐趣便是寻找和参观各种风格的教堂。

身处在一座城市的人们是无比幸福的，因为，这是教堂之城，更是艺术之城、音乐之城！在这样的艺术天空下，眼前是无处不在的欧洲建筑、多元化的城市景观，生活在这样的艺术天空下，城市的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气质，乃至阅读。都说哈尔滨的姑娘有万种风

情，她们穿着入时，大胆新潮，她们热爱生命，追求富于独立精神和审美情趣的自我境界。这无不与她们生活在这座被称为“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的浪漫都市有关。因此，去除宗教的背景看教堂，别有一番风情。

果戈里书店边上是著名的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红白相间的墙面砖在阳光的映射下十分典雅庄重。如今，夜幕下的阿列克谢耶夫教堂前，已经成为居住在果戈里大街附近的大妈们跳广场舞的场所，热闹非凡。行人们会不知不觉地驻足观看，甚至随着音乐节奏摇摆。有意思的是，不大的广场上，居然同时容纳了三支风格不同的广场舞队伍，三种不同节奏的舞蹈音乐同时播放并混合成强大的音浪，让初听者分不清东南西北，唯有三支整齐的大妈团队，齐刷刷地跳着属于自己的节奏，脸上泛出自豪的笑容。

我曾问一位自秋林公司退休的大妈，问她在教堂前跳广场舞是什么感觉，她竟脱口而出：“感觉老好了，没看到咱这艺术范儿？”我常常走到街对面，回望庄重的教堂下那热闹非凡的广场舞蹈，别致的画面同样让人心醉。也许，这正是这座城市文化包容素质的体现。

教堂的历史，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的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那一座座的教堂难道不是一座座独特的城市雕塑吗？这样一座充满艺术美感的城市是有灵魂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有灵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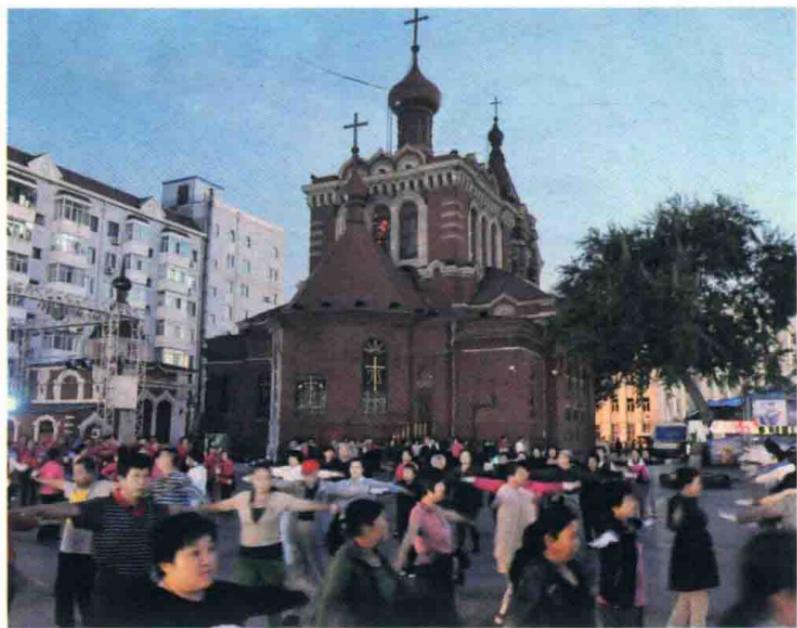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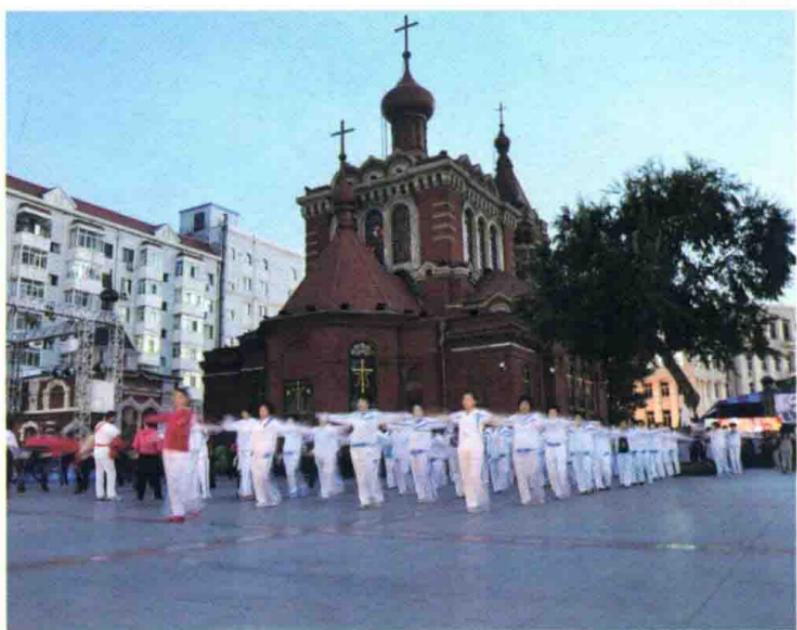
这座城市除了教堂之外，我们认为，还应该拥有一家与这座城市气质及文化阅读习惯相配套的欧洲风格书店，

于是，便有了今天的果戈里书店；我们认为，还应该拥有一本基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特质的独立文化读本，于是，便有了手中的《白·夜》。有了它们，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人们将更有福分；有了它们，这座城市才会更加温暖。因为，它们将会成为这座城市最具温度的文化地标和文化符号，为读书人点亮心中最温暖的那盏灯。

《白·夜》第一辑的主题策划便是“教堂之城”，我们试图通过回顾哈尔滨教堂的前世今生，挖掘城市文化与艺术的基因，呼吁大家共同保护好这份历史赐予我们的人类文化遗产。

徜徉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冥冥中我似乎听到外祖父那浑厚的声音在天空回荡；漫步在果戈里书店中，我仿佛听到外祖母那神圣而轻快的琴声在四周回响。

不再寻找，心灯已亮。



景丽丽 摄



哈尔滨，是“诗的城市”

哈尔滨，是“教堂之国”

哈尔滨，是“音乐之城”

飞翔的圣徒

——哈尔滨教堂的钟声

◎阿 成

仅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母亲。

圣母领报教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哈尔滨这座“流亡者的城市”，曾涌现出许多俄罗斯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如阿尔谢尼·聂迈洛夫、米哈依勒·什迈依斯谢尔、耶利扎维塔·拉奇恩斯卡亚、维克托利亚·亚恩克弗斯卡娅、哈塔丽亚·列兹尼科

娃，等等。可以说，那时的哈尔滨是一座“诗的城市”。这些侨居在哈尔滨的俄罗斯青年诗人还组成一个叫“丘拉耶弗卡”的诗社。说起来，边城的诗社早在清代就有了，其中著名的有汪兆骞组织的“菊花诗社”，还有其他的，如“七月诗社”“北疆诗社”等等。

这个“丘拉耶弗卡”诗社的诗人们，每个月都举行一次对外公开的晚会，称“在绿灯下会面”。出席这个晚会的都是俄侨，有诗人、歌手、音乐人等等。他们在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歌、小说、散文，有《艾蒿与太阳》《走在冬天的草地上》《善良的养蜂人》《翅膀》《大地的歌》《上帝拯救俄罗斯》等等。我在温哥华逗留期间，发现侨居在加拿大的华人也有类似的行为，每到星期六，华人文士们从家里各带一个菜，聚到某个人家里，相互展示自己的新作。这样做，似乎可以使飘泊异乡的生活变得高雅并充满了人情味儿。

侨居在哈尔滨的诗人涅捷尔斯卡娅曾在自己的诗篇中这样写道：

我经常从梦中惊醒，
一切往事如云烟再现。
哈尔滨教堂的钟声响起，
城市裹上洁白的外衣。
无情岁月悄然逝去，
异国的晚霞染红了天边。
我到过多少美丽的城市，
都比不上尘土飞扬的你。



“尘土飞扬”的城市看起来的确有些原始，但是，比起“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就怡人多了，也安静得多了。至少，生活在“尘土飞扬”的哈尔滨城里没有生命危险。

我从坡镇来到这座尘土飞扬的城市，正赶上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这种天气曾让许多侨居在这里的俄国人神往。就是当地人也对这样的天气充满着深情。这是南方人无法理解的情怀。到了这座城市之后，我首先看到的是圣母领报教堂，这座教堂就在我家新宅的对面。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我不由得把目光转向了这座金碧辉煌的教堂。坡镇也有一座东正教堂，但比起这座教堂就小多了。这座教堂的名字有好几种翻译方法。有人叫它圣母领报教堂，也有人叫它圣母报答教堂，它准确的名字应该叫“圣母领报教堂”。这是为了纪念贞女玛丽亚借圣灵受孕而生耶稣的一座教堂。起初我曾经推想，这个教堂建成以后，它迎来

的第一个盛大的宗教节日一定是那个圣母领报节。然而，推想毕竟是推想。

站在我家那幢灰色的小二楼上的铁质雕花的阳台上，或者西面那个木质的、雕着木饰花栏的凉台上，都可以看到它。

我认为这座东正教的教堂，是哈尔滨最美丽的教堂，在情感中，它是属于我的，一个哈尔滨少年的教堂。它不仅在我的记忆里，也在我的情感中。

在这座被俄侨诗人称之为“尘土飞扬”的、“流亡者的城市”里，有一半以上的马路是被铺上了面包形的方石的。至少城市的主要街道，像涅克拉索夫大街、罗蒙诺夫大街、果戈里大街、霍尔瓦特大街等等，已不再“尘土飞扬”了。

在城里的教堂中，数东正教的教堂最多。我曾经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一般说来，只要这个地方出现了俄国人，那么他们在这个地方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教堂。”这种说法千真万确。当年，哈尔滨这座“宽容的城市”，其版图还不到如今“大哈尔滨”的 $\frac{1}{4}$ 的时候，它就拥有了近30多座教堂。毫无疑问，哈尔滨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的教堂，显然和俄国人大量地涌入有直接的关系。

20世纪初，有16个国家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建立了领事馆，像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德国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丹麦、西班牙、荷兰、瑞典、意大利、波兰、比利时领事馆等等。有20多个国家的侨民在这